

[英]阿利斯泰尔·麦克林著

第十 分队



甘肃人民出版社

第十分队

〔英〕阿利斯泰尔·麦克林 著

史津海 柴雅凌 译

茅燕颖 校订

甘肃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 予 里

封面设计 马 江 占 国

插 图 金 法 绍 泉

第 十 分 队

【英】阿利斯泰尔·麦克林著

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

(兰州第一新村51号)

甘肃省新华书店发行 平凉地区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毫米1/32 印张8.5 字数172,0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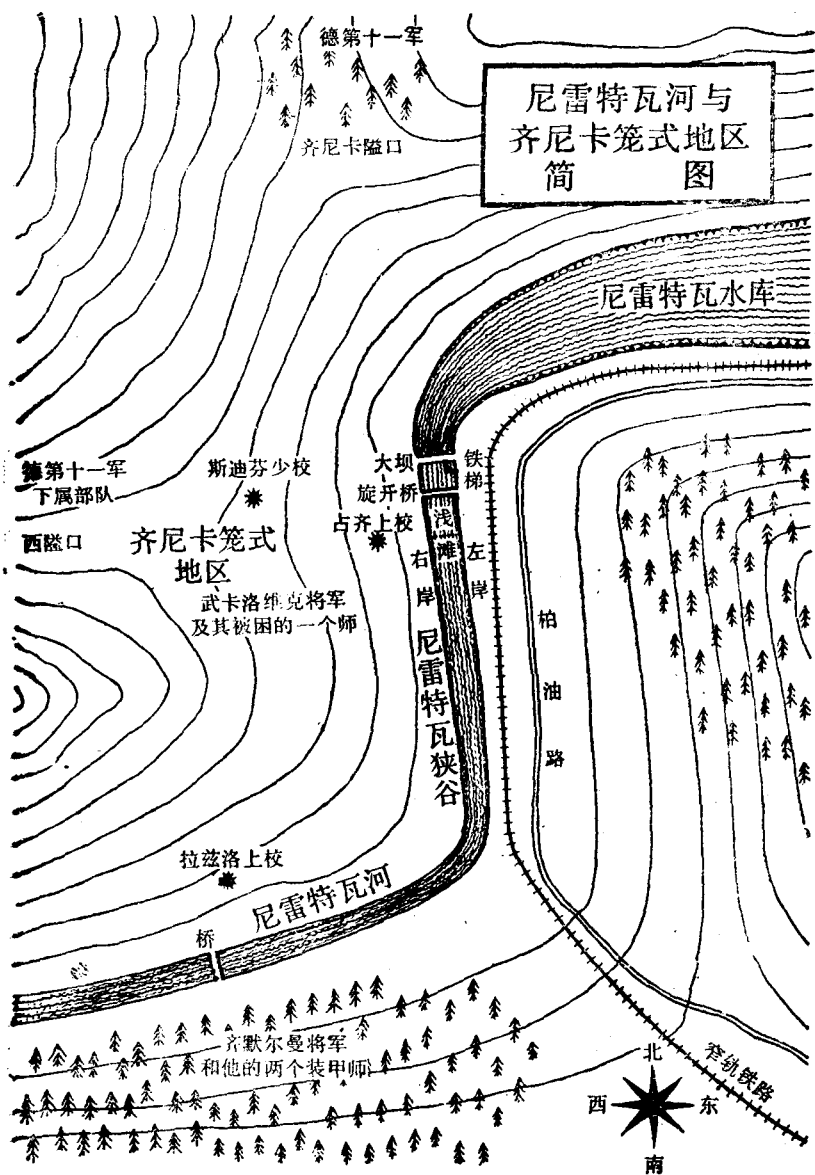
1985年4月第1版 1985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9,500

书号: 10096·356 定价: 1.15元

主 要 人 物 表

马洛里	英军上尉，“第十分队”负责人
安德烈	希腊军队上校
米勒	英军下士，绰号“粉翅蛾”
雷诺兹	英军突击兵中士
格罗夫斯	英军突击兵中士
桑德斯	英军突击兵中士
彼塔	盲乐人。
玛丽亚	彼塔之“妹”
詹森	英海军上校，地中海战区联合情报处主任
武卡洛维克	南斯拉夫游击队将领
斯迪芬	南斯拉夫游击队少校
拉兹洛	南斯拉夫游击队上校
占齐	南斯拉夫游击队上校
布罗兹尼克	南斯拉夫游击队少校
维思	南斯拉夫游击队上校
乌拉诺维奇	南斯拉夫游击队上尉
齐野尔曼	德军将领，手下有两个装甲师
牛伊费尔德	德军上尉
德罗施尼	伪军上尉



—
引子： 星期四 0000 — 0600

英皇陛下最新式S级驱逐舰酋长号指挥官、皇家海 军舰长文森特·瑞安中校将两肘惬意地靠在舰桥围板上，拿起夜用望远镜，若有所思地眺望着——月色笼罩下的爱琴海，银光闪闪，浪静风平。

他首先向北望去：他的战舰在疾速前进，刀锋般的冲角劈开海水，抛起了浑圆细腻、白光闪闪、弹道形的高波大浪；在离战舰不超过四英里远的波浪之上，耸现出一座四周都是峭壁的黑沉沉的岛屿，岛屿的背景是靛青的天幕，钻石般的星群。这座岛屿叫基罗斯岛，岛上驻有两千名英国士兵，几个月来它是一座被围困在远方的前哨，岛上的士兵本来以为那天晚上会命归西天，现在却可以免去一死了。

瑞安把望远镜转了一百八十度，赞许地点了点头。这就是他看在眼里喜在心头的景象——向南驶去的四艘驱逐舰编成极为完美的一字归航队形，首舰破浪前进，它的舰体完全掩住了后面的三条。瑞安把望远镜又转向了东方。

他思索起一些不相干的事儿：不论是天降之灾也好，还

是人为之劫也罢，它们所带来的后果是多么奇特，多么令人难以置信，又是多么让人沮丧失望！要不是崖头发出不定时的火光，显出一种远古情调的恐怖与不祥之兆，并带有几分但丁笔下那种神秘阴森的色彩，那么，远远的险峻的港口大墙看上去仿佛还是早先荷马时代的那番风情。遥望那块巨大的岩架非常滑润齐整，象是天造地设的一般。或许是亿万年的风雨阴晴把它雕琢成了那副样子，也可能十五个世纪以前，古希腊的石匠们为建造爱奥尼亚式的神殿筹措云石把它凿平了。然而使人几乎难以想象、不可理解的事实是：十分钟之前那儿根本还不是个岩架，那里本来有着成千累万吨的山石，德国人在那里修筑了爱琴海沿岸最坚固的要塞，尤其是还配备着内瓦罗恩的两尊巨炮。如今这一切都永远葬入三百英尺深的海水之下了。指挥官瑞安慢慢地摇了摇头放下望远镜，车转身来看着背后的两个人，就是他们在五分钟之内制造了大自然五百万年还不能办到的这个奇迹。

马洛里上尉与米勒下士。对这二位他知道的只有这么一点，除此之外，他还知道派他们执行这次任务的是他的一位老友——海军上校詹森。詹森如今是地中海战区联合情报处主任，这是他二十四小时之前才知道的，他万没想到詹森现在是这个角色。但是对眼前这两位他只知道这么多，也许就连这点也不可靠。他们的姓氏可能并非是马洛里与米勒，或许他们甚至于不是什么上尉、下士。他们看上去根本不象他所见过的上尉、下士。要真是这样的话，他们看上去甚至不象他所见到过的任何一种军人。瞧他们那副样子吧，身上穿着沾满海水、血迹斑斑的德国军服，腌腌臢臢，胡子拉茬，缄默无言，警觉谨慎而且态度冷漠，他还从来没碰到过这么

一种人。这两个人年纪不算轻了，他们的眼睛模糊充血，深深凹陷，他们的脸色憔悴，脸面坑坑洼洼，胡子茬发灰。看到这些，舰长有一点倒可以完全断定——他还从未见过疲倦到这种地步的人。

“嗯，事情似乎是这样的，”瑞安说，“基罗斯岛上的部队等候着撤退，我们的舰队正北向航行去接他们，内瓦罗恩的大炮再也无法奈何我们的舰队了。满意了吧，马洛里上尉？”

“这就是这次行动的目的。”马洛里表示赞同。

瑞安又举起了他的望远镜。这一次，几乎是刚好在望远镜所能达到的夜间视程上，他看到了一个橡皮艇，小艇贴着礁石嶙峋的海岸线向内瓦罗恩港的西面划去。坐在艇上的两个人影只是依稀可辨。瑞安放下了望远镜沉思着说道：

“你们那位大个子朋友——还有跟他在一起的那位小姐——竟然不赞成出来逛逛。啊，你甚至没有把我介绍给他们，马洛里上尉。”

“我没找到介绍的机会。他们是玛丽亚和安德烈。安德烈是希腊军队里第十九摩托化师的一名上校。”

“安德烈曾经是希腊军队的一名上校。”米勒说，“据我所知他刚刚退伍。”

“的确是这样。中校，他们急急忙忙是因为他俩都是爱国的希腊人，都是岛上的人，在内瓦罗恩两个人都有许多事要做。另外我还听说他们有些急迫的私事要办。”

“我明白了。”瑞安并不刨根问底，他再次放眼朝冒着烟的，七零八落的要塞废墟望去。

“嗯，似乎确实如此。今天晚上就算完事了吧，先生们？”

马洛里淡淡一笑：“完事了。”

“那么我建议你们睡上一觉。”

“这是多么美妙的字眼呀，”米勒无精打彩地从舰桥旁挪开身子，站在那里一边摇摇晃晃，一边用毫无气力的胳膊遮住充血作痛的眼睛。“到亚历山德里亚把我叫醒。”

“亚历山德里亚？”瑞安感到怪有趣地瞧着他，“三十个钟头以内我们还到不了那儿。”

“我就是要睡上三十个钟头。”米勒说道。

米勒没有得到那三十个钟头的睡眠时间。实际上他刚刚睡了三十多分钟，就慢慢觉得有什么东西刺痛着眼睛，于是他醒了过来。哼哼唧唧地叹息了一阵儿，他终于睁开了一只眼睛，看见脑袋顶上有道亮光。这道光从顶盖处射进了供马洛里和他自己休息的小房间。米勒的胳膊肘摇晃着支起身子，费劲地睁开了第二只眼，冷冷地瞧着屋里的另外两位——瑞安中校在敞开的门口那里站着，马洛里坐在一张桌子旁边，显然是在解译某种电文。

“真讨厌，难受死了，”米勒尖刻地说道，“我一夜都没合上眼。”

“你已经睡了三十五分钟，”瑞安说，“很抱歉啊，开罗说给马洛里上尉的这份电报十万火急。”

“是吗？”米勒有点怀疑地问道。他露出一种高兴的劲头，“可能是有关晋升、奖章以及假期等事项。”他满怀希望地瞧着解译完报文刚刚直起身来的马洛里，“是吗？”

“嗯？不。电文开头倒大有希望，请注意听着，开头是最热烈的祝贺啦，等等，但是祝贺完了，电文的口气就不那

么妙了。”

马洛里重新念了一遍电文：信号收到。战绩可观，最热烈地祝贺。你们这些大傻瓜，为什么让安德烈走掉？必须立即跟他取得必要的联系。拂晓前撤退。为提供掩护，将对曼德雷克斯东南一英里的简易机场实施牵制空袭。可通过首长号发CE电。三级急电，重复一遍，急电三。最好的祝愿，詹森。

米勒从马洛里伸来的手里拿过报文，把那张纸前伸后缩，移来动去，直到发花的两眼看清了上面的字迹。他一声不吭地默读一遍，又把它还给马洛里，随后就直挺挺地往床上一躺。只听他说道：“啊，我的天！”随后他便陷入了一种惊厥状态。

“这句感叹说到了点子上。”马洛里赞同地说道。他厌倦地摇了摇头转向瑞安，“很抱歉，先生，可是我们必须麻烦您三件事：一条橡皮艇，一台轻便无线电发报机，立即返回内瓦罗恩。请您把电台对在预先调好的频率上，让你的电报房持续收听。当您收到CE信号时，请把它发往开罗。”

“CE？”瑞安问道。

“求爱。如此而已。”

“就是这些？”

“能来瓶白兰地喝就好了。”米勒说道，“什么玩艺儿，任何玩艺儿都行，只要它能帮助我们打发眼前漫长的寒夜。”

瑞安眼眉一挑：“不用说，想来瓶‘五星’啰，下士？”

米勒愁眉苦脸地问道：“难道您想给一个走向坟墓的人

喝‘三星’酒吗？”

米勒预料黄泉路近在咫尺，偏巧，这悲观的料想结果证明并无根据，至少那天夜里平安无事。他设想漫漫长夜会寒冷得可怕，其实，那天夜里，也只不过是冷得让人感到稍许有点不舒服罢了。

酋长号把他们载回内瓦罗恩，并且小心谨慎地尽可能驶近岩石嶙峋的海岸；这时天空布满了乌云，下起了雨，排排大浪从西南方向滚滚扑来。因而当他们把小艇划近岸边的时候，马洛里和米勒也就无可奈何地成了落汤鸡。他们到达顽石密布的海滩时，由于一排突如其来的大浪把小艇抛到了一块倾斜的礁石上，橡皮艇翻了，把他们双双扔进了海里。他们的里里外外都被海水湿透了。但是这确实算不了什么，他们的施迈塞尔手提机枪、电台、手电筒严严实实地裹在防水袋里，件件都安全无恙。马洛里默默地想道：总的说来，跟他们上次乘小船来内瓦罗恩时相比，这算得上是近乎完美的三点着陆了。那次他们的希腊小船困于狂风暴雨，被狼牙锯齿般的直立峭壁撞了个粉碎——而内瓦罗恩南岸的峭壁看上去又根本陡不可攀。

他们嘴里叨咕着虽有分寸却不大中听的粗话，在湿漉漉的沙砾和圆滚滚的巨石上跌跌撞撞地朝前走去。最后，一座耸入黑魆魆夜空的陡坡挡住了他们的去路。马洛里解开包拿出笔式电筒，开始用他那细而集中的光束搜寻坡面。米勒碰了碰他的胳膊。

“我们这不是有点冒险吗？我指的是使用那个玩艺儿。”

“不要紧。”马洛里说，“今晚上海边不会留有警戒

哨兵。他们全在镇上救火呢。再说，他们还有谁要防范的呢？我们是他们要捕捉的鸟儿，可是鸟儿已经完成了任务，飞了。只有疯子才会再回到这个岛上来。”

“我知道我们是什么，”米勒不无感慨地说道，“用不着你告诉我。”

黑暗中马洛里悄悄地笑着，继续搜索。他很快就找到了他所希望找到的东西——陡坡上一道干涸的斜沟。他和米勒尽快地在布满页岩和石块的沟底向上爬去，坡上很难立足，身上又有累赘，这就使他们无法爬得更快。不到十五分钟他们到达了上面的台地，并且停下来准备歇一会儿。米勒把手伸进怀里，在这个谨慎的动作之后，马上是一阵小心的咕嘟咕嘟的声音。

“你在干什么？”马洛里问道。

“我好象听到我的牙在咔哒咔哒打架。那份电报里‘三级急电。重复一遍，急电三’是什么意思？”

“我以前也没见过。可是我知道它是什么意思。在某个地方，某些人面临着死亡。”

“我倒是可以告诉你，确实有这么两个人要去找死。请问要是安德烈不来怎么办？他并不是我们部队的成员。他不是非来不可。而且他说过他正准备马上结婚。”

马洛里肯定地说：“他会来的。”

“你怎么就能如此肯定？”

“因为安德烈是我所遇到的最有道义感的一个人。他在两个方面承担着崇高的责任：一个是对别人，一个是对自己。这是他回内瓦罗恩的原因，因为他知道内瓦罗恩的人民需要他。同样这也是当他看到‘急电三’信号会离开内瓦罗

愿的原因，因为他将会获悉在某个别的地方某个人更需要他。”

米勒从马洛里手里收回了白兰地酒瓶，又把它稳妥地塞进怀里。“算啦，听我说吧。未来的安德烈·斯塔夫罗思夫人是不会高兴让他走的。”

“安德烈·斯塔夫罗思本人也不会高兴，我也不情愿通知他。”马洛里坦白地说。他瞅了一眼夜光表，站起来说：“半个小时之内赶到曼德雷克斯。”

刚好三十分钟马洛里和米勒到达了目的地，他们从防水袋里取出手提机枪，把它挎在肩上垂在臀部。在曼德雷克斯村外，他们利用一处处阴影的隐蔽，迅速地悄悄穿过角豆树丛。突然，他们听到正前方传来了明显是酒杯和酒瓶颈口磕碰的叮啞声。

对他们两位来说，处在眼前这种潜伏着危险的处境已是家常便饭，甚至不值得交换一下眼色了。他们不声不响地匍匐着朝前爬去。米勒一边爬着，一边用鼻子鉴别空气的味道：希腊的“奥佐”树脂酒具有一种特殊的能力，它的气味可以远远地透到周围的空气里。马洛里和米勒来到了一丛灌木的旁边，伏下身朝前看。

从他们满是盘花饰扣的马甲、腰带以及奇特的头饰来判断，前面空地上靠着梧桐树干的那两个人很明显是岛上的人；从横放在膝盖上的步枪来判断，他们担任的角色似乎是某种哨兵；从他们为着喝到“奥佐”瓶中残留的那点剩酒，把瓶子举得底儿朝天的样子来判断，同样十分明显：他们并没有严肃认真地执行任务，而且玩忽职守已经不是一时半刻了。

马洛里和米勒往后退去，动作已经不像前进时那么隐秘。他们站起来交换了一下眼色，不知道如何恰当地评论。马洛里耸了耸肩又继续移动，向右边绕过去。他们飞速地从一处角豆树林的阴影里跑到另一处角豆树林，从这棵梧桐树的树影下面跑到那棵梧桐树下面，从一栋房子的暗影跑进另一栋房子的暗影，迅速地进入了曼德雷克斯村的中央。这期间他们又有两次碰上了别的名义上的哨兵，但是都很容易地避开了他们。这些哨兵都非常自由散漫，他们各行其是，并没把自己的职责放在心上。米勒把马洛里拽进一座院落的门道。

“我们那些朋友回到了那边，”他说，“他们在庆祝什么？”

“要是你的话，就不了？我是说就不庆祝了？现在内瓦罗恩对德国人已经没有使用的价值，从现在起再有一个星期，他们就会全部滚蛋。”

“就算是这样，那么他们为什么还站岗警戒呢？”米勒冲着—个粉刷成白色的希腊正教小教堂点了点头，这个小教堂座落在村子广场的中央。从教堂里面传出了声调并不低的低语声。而且窗子的灯火管制搞得漏洞很多，从教堂里面透过这些窗子漏出来很多亮光。“这是否跟那里面的名堂有什么关系？”

马洛里说：“嗯，有一个肯定能把事情搞清楚的办法。”

他们利用所有可以利用的隐蔽物和阴影悄悄地继续前进，最后来到一个更阴暗的地方，这是支撑这座古老教堂的两垛扶拱所形成的阴影。在这两垛扶拱之间有一扇窗子，这

是少数遮掩得比较好的窗子中的一个，仅仅沿着它的下沿透出一隙灯光。两个人都弯下腰来从窄缝里朝里瞧着。

教堂内部看上去似乎比外部还要古老。高高的未曾着色的条凳由几个世纪以前的橡木镑削制成，而如今这些凳子已被说不清多少代的做礼拜的人弄黑磨光了，木头本身经岁月蹂躏得四处绽开。粉刷成白色的墙壁看上去好象也跟外面一样需要扶拱的支撑，它们已经裂到不能再拖延下去的破烂程度。屋顶似乎处于随时都会掉下来的危险之中。

男男女女、老老少少的岛民这时发出了更大的嗡嗡声，他们之中很多人都穿着礼服，教堂里每个可以坐人的位子几乎都坐上了人。足有好几百支淌着蜡汁的蜡烛闪着光晕。其中许多支是老古董式的，弯弯曲曲进行过美化修饰，显然是为这个特殊的场面专门搞来的。它们有的沿着墙排列，有的摆在中间的过道上，有的布置在圣坛周围。圣坛旁，一位神父、一位穿着希腊正教教袍的蓄髯主教无动于衷地等待着。

马洛里和米勒交换了一个疑问的眼色，正要直起身来，这时他们身后响起一个非常低沉而又镇静声音。

“把手放到脖子后面，”那个声音快活地说，“慢慢地站直。我手里可有支施迈塞尔手提机枪。”

正象那个声音要求的那样，马洛里与米勒缓慢而又小心地照着命令做了。

“转过身来，好，当心点。”

于是他们小心地转过身来。米勒瞅着那魁梧的黑影，说的不错，来者手里真的拿着一支手提机枪。米勒激动地讲道：“把那个讨厌的玩艺儿指向别处好不好？”

黑色人影失声惊叫起来，他把枪放到侧旁，朝前弓下了

腰。那张不平整的带皱纹的黑脸闪现出一丝惊奇。安德烈·斯塔罗思向来不表露过多的不必要的感情，他立即恢复了素常的镇静。

“你们穿的德国军服，”他抱歉地解释道，“它们把我给骗了。”

“你也把我给骗了呢，”米勒说道。他狐疑地打量着安德烈的穿戴——异常膨大宽松的黑色灯笼裤，高过膝盖的长筒靴，花饰复杂的黑马甲，深紫色的腰带。他打了个冷战。痛苦地合起双眼。“你是不是刚从曼德雷克恩的当铺里出来？”

“这是我们祖先的礼服。”安德烈温和地说道，“你们两个是不是从船上掉到水里了？”

“并非有意。”马洛里说，“我们是回来看你的。”

“你们选个更适宜的时机就好了。”他犹豫了片刻，瞅了瞅街对面一座亮着灯的小楼，抽起他们的胳膊。“我们进去谈谈。”

他带他们进去，随手关上了门。从里面的陈设来看，这座房子显然是某种公共娱乐场所，这里的会堂。整个房间靠三盏烟雾腾腾的油灯照明。在四块板桌上，摆满了许多瓶烈酒、果酒、啤酒，酒杯也倒下，这些瓶子、杯子反射出亲切宜人的光线。原料杂乱无章、毫无审美观点。这说明这次庆贺仪式准备得十分仓促，是临时凑成的。成排的酒瓶表明了要以数量上的有余弥补质量上的不足。

安德烈走到离他们最近的一张桌子跟前，拿起三个玻璃杯和一瓶“奥佐”，开始斟酒。米勒掏出他那瓶白兰地，放在桌上。可是安德烈心事重重没注意到。他把斟上“奥佐”

的杯子递给他们。

“为你们的健康干杯。”安德烈一饮而尽，他若有所思地继续说道，“我的基思*，你是不会无缘无故跑回来的。”

马洛里默默无言地从防水油布小皮夹里取出开罗无线电报，把它递给安德烈。安德烈不十分情愿地接过电报，脸色阴沉地读了一遍。

他说道：“急电三的意思是我理解的那种意思吗？”

马洛里依然沉默不语，他瞧着安德烈，仅仅勉强地点了点头。

“这对我是极为伤脑筋的事，”阴沉的脸色更加阴沉了。“极为伤脑筋啊。在内瓦罗恩有许多事情等着我去做。这里的人们会想着我。”

“对我来说同样很伤脑筋。”米勒说道，“现在我要是在伦敦西区，我可能正在干许多有赚头的买卖。他们也会惦着我。不信你们去问任何一位酒吧女招待。可这又有什么用！”

安德烈没有任何表情地凝视了他一会儿，然后盯向马洛里。“你还没张嘴说话。”

“我没话可说。”

阴云慢慢地从安德烈的脸上消失了，但是不悦的愁眉仍未舒展。他踌躇了一下，然后又向“奥佐”酒瓶伸出手去。米勒身上敏感地一颤。

“请喝这个。”他指的是那瓶白兰地。

安德烈舒眉一笑，第一次往杯子里倒了一些米勒的“五

* 基思，即马洛里。